

民胞物與

Minbaowuyu

22期
Issue no. 22
2015年春季
Spring 2015

兩地教育的狀況與趨勢

Situation and Trend of Education
i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中國

香港

樂觀批判 面向中國
— 專訪葉國華教授

Viewing China with Critical Optimism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aul Yip Kowk-wah

B&P GROUP

保華生活教育集團學術及社會事務季刊
B&P Group Academic and Social Affairs Newsletter

文化委員會徵稿函



各位同事：

《民胞物與》誠邀各位投稿及供應相片。

《民胞物與》是保華生活教育集團的學術及社會事務刊物，由集團的文化委員會出版。保華生活教育集團由葉國華教授和陳保琮博士分別擔任主席和行政總裁。本刊物乃季度出版，亦為集團內部文化交流提供一平台。集團屬下包括保華基金會、多個教育機構、智庫組織、出版社、酒店餐飲管理等業務。

本刊物受集團的文化委員會管轄；文化委員會成立的宗旨乃弘揚集團的理念，以及促進集團與相關機構的同仁，以及有關學校學生之間的文化交流。文化委員會主席為葉教授。

「民胞物與」出自北宋哲學家張載《西銘》一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載的哲學思想把宇宙視為一個大家庭，故此天地萬物同出一轍，乾父坤母。人民百姓，如同胞手足，為之「民胞」；宇宙萬物，均與我同類，為之「物與」。這個思想與耀中、耀華學校的教育理念相近，其中包括「與科技結盟、與文藝結盟、與仁愛結盟」的校訓以及大宇宙的世界觀。大宇宙觀闡明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作為地球看守者及保衛者的角色、與大自然的關係、跟其他物種的共性以及愛的融合力量。

我們熱烈歡迎您的投稿，可以是教育議題的反思、對文化的看法、關於你國家傳統及有趣節日的報導、遊記、散文與詩詞，以至書法及畫作。稿件以中文或英文書寫，附有照片為佳。

在保華生活教育集團，我們頌揚多元文化——培育開明思想及對全球不同民族的文化、語言及個人差異的尊重，從而知曉地球是我們共同的家園。有了來自許多不同國籍及文化的你們的投稿，希望有助在集團內推廣一種和而不同的文化，促進世界和平與人類和諧。

保華生活教育集團 文化委員會

歡迎來稿及來圖，請寄往投稿信箱
hkpricontact@gmail.com。

Letter from Culture Committee

Dear Colleagues,

We are writing to ask for your contribution of articles and pictures to *Minbaowuyu* 《民胞物與》. *Minbaowuyu* is an academic and social affairs magazine of B & P Group, with Professor Paul Yip Kwok-wah as its Chairman and Dr Betty Chan Poking as it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This quarterly magazine also serves as an internal platform for cultural exchanges among the B & P Group. Affiliated to the Group are B & P Foundation,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ink tanks, and hotel operation.

This magazine is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Group's Culture Committee which is set up to promote the philosophy of the Group and to enhance cultural interactions among the staff of the Group and affiliated entities, and students in various campuses. The Culture Committee is chaired by Professor Yip.

Minbaowuyu, an idea coined by philosopher Zhang Zai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f China, means "People are my brothers and all things are my kinds". The concept of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i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Zhang Zai's ecological ethics which share some common ground of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f Yew Chung and Yew Wah schools. They include the school motto of "aligning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nd arts, and love and charity", and the world view of grand universe which states humankind's place in the cosmos, role as caretakers and protectors of the earth, relationship to nature, commonality as a species, and the binding nature of love.

We welcome your articles warmly, be they reflections on education issues, views on cultural affairs, reports on your own national traditions and interesting festivals, accounts of travels, proses and poems, or calligraphy and drawings. Contributions can be in Chinese or English, preferably with pictures.

In our Group, we celebrate diversity – we nurture open-mindedness and respect for the cultural, linguistic and personal diversity amongst the world's peoples to realize that the earth is one homeland. With contributions by you, hailing from many nationalities and cultures, we hope to help foster a culture in our Group that is diverse yet united for world peace and harmony of humankind.

Yours sincerely,
Culture Committee , B & P Group

We welcome your contribution of articles and pictures. Please send them to hkpriccontact@gmail.com.

專題 Feature

1. 兩地教育的近況與趨勢
Situation and Trend of Education i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中國教育近況與趨勢 – 許學軍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Education in China - Xu Xue-jun _____ 5

「共建」是香港教育政策的最大優勢 – 馮智政
“Collaboration” is the Major Advantage of Hong Kong Education Policy - Fung Chi-ching, Jacky_ 12
2. 樂觀批判 面向中國 – 就節目《五十年後》專訪葉國華教授
Viewing China with Critical Optimism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aul Yip
Kowk-wah _____ 16

來稿 Contributions

- 迪化街的風華與再起 – 鄭偉鳴
Comeback of the Once Splendid Dihua Street - Terry Cheng _____ 20
- 十年感懷 – 濮嵐瀾
Ten Years of Memories in Yew Chung Education Foundation - Yolanda Pu _____ 27
- 保華生活教育集團、保華基金會及其資助機構的活動訊息
News & Activities of B & P Group, B & P Foundation Limited and its Sponsored
Organizations _____ 30

民胞物與
Minbaowuyu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載《西銘》

B&P GROUP

- 出版人 保華生活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 顧問 沈旭暉 (Roundtable)
葉詠琴 (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曾潔媚 (保華基金會)
葉懷峰 (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 編輯委員會
主編：馮可強 (香港政策研究所)
成員：鄭重明 (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梁柏頌 (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鄭偉鳴 (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馮智政 (香港政策研究所)
許欣琪 (香港政策研究所)
黎婉嫻 (香港政策研究所)
- 平面設計 方子聰 (耀中教育機構)

- Published by B & P Holdings Limited
- Advisors Simon Shen (Roundtable)
Winnie Yip (YWEM)
Carol Tsang (B&P Foundation)
Freeman Ip (YWEM)
- Editorial Board
Chief Editor: Andrew Fung (HKPRI)
Members: CM Cheng (YWEM)
Fife Leung (YWEM)
Terry Cheng (YWEM)
Jacky Fung (HKPRI)
Synkie Xu (HKPRI)
Phoebe Lai (HKPRI)
- Graphic Designer Paul Fong (YCE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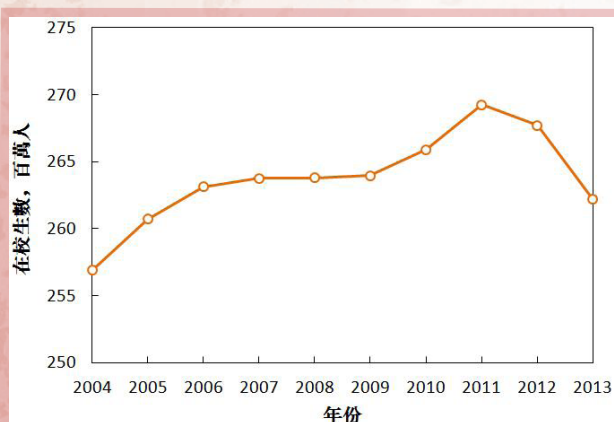
中國教育近況與趨勢

許學軍
上海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及行政副總裁

專題
Fe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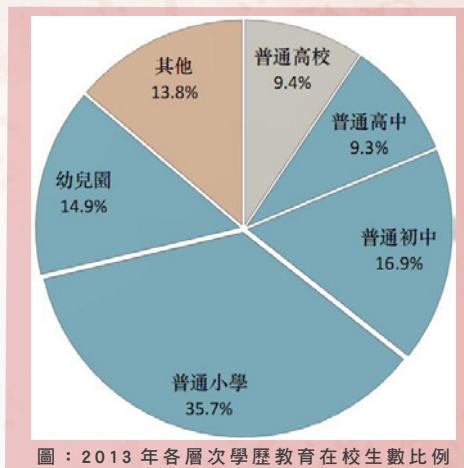
教育規模

中國是個教育人口大國。學歷教育在校生數在 2011 年達到峰值，近幾年明顯回落，但 2013 年仍逾 2.62 億人，佔全國總人口的 19.3%。非學歷教育註冊生數也很龐大，2013 年接近 5,600 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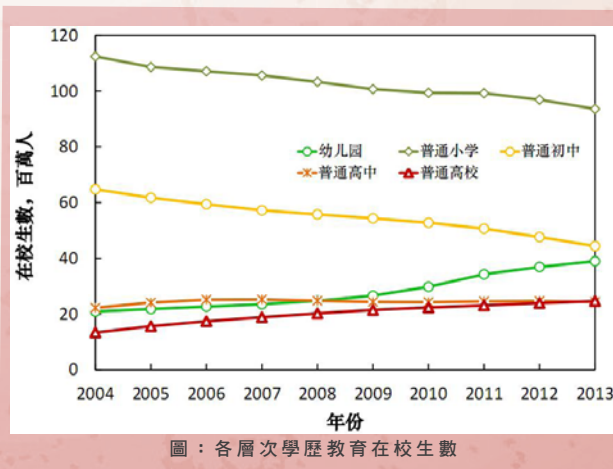
圖：學歷教育在校生數

2013 年 K-12（幼兒園和普通中小學）在校生數合計逾 2 億人，佔學歷教育在校生數的 76.8%，是規模最大的群體。普通高校 2,480 萬人，佔 9.4%。其他包括特殊教育、成人中小學、中等職業教育（普通中專、成人中專、職業高中、技工學校）、成人高校、網絡高校、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等，合計佔 13.8%。



圖：2013 年各層次學歷教育在校生數比例

受人口增長、經濟發展、教育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綜合影響，各層次學歷教育在校生數呈現不同的變化趨勢。



圖：各層次學歷教育在校生數

幼兒園：在校生數在近五年呈現較快增長趨勢。2010 年底國務院發佈《關於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要求各省（區、市）政府統籌規劃，落實經費，以縣為單位編

制，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該行動顯著緩解了「入園難」，使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 67.5%，提高 10.9%。2013 年 11 月《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宣佈放開「單獨二胎」生育政策。2014 年 11 月國家教育部、發改委、財政部公佈第二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實施意見，將進一步加大投入，使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在 2016 年達到 75% 左右。預計未來一個時期，幼兒園在校生數將繼續較快增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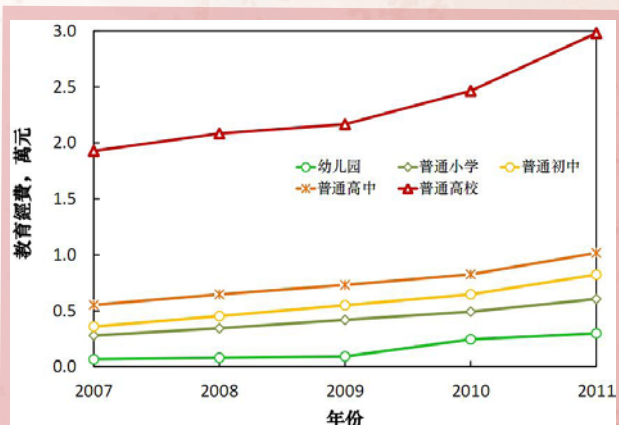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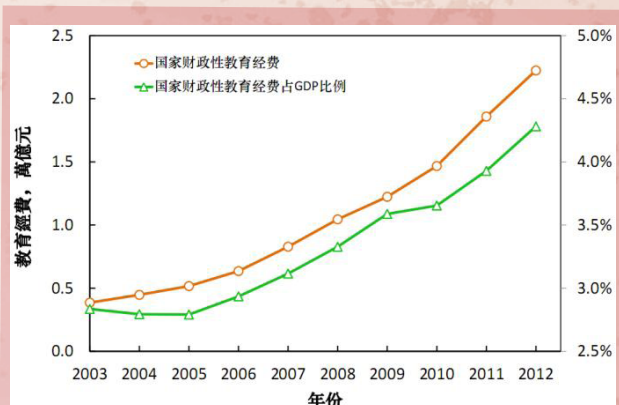
普通小學和初中：在校生數分別在 1997 年和 2003 年達到峰值後回落，在近十年呈現逐年減少趨勢。上世紀七十年代國家實施獨生子女生育政策抑制人口增長，對教育人口週期性波動產生深遠影響。2006 年 9 月 1 日《義務教育法》開始實施，公辦學校逐步實現免費義務教育。普通小學入學率從 2006 年的 99.3% 提升到 2013 年的 99.7%，但同期普通初中入學率反而下降了 1.7%，總體上並未改變在校生數逐年減少趨勢。

普通高中和高校：在校生數在近幾年變化不大。中等教育方面，中等職業教育已發展成為與普通高中規模相當的重要力量。高等教育方面，2014 年國家教育部明確了改革方向，將把 1,200 所普通高等院校中的 600 多所轉向高級別職業教育院校，重點培養工程師、高級技工、高素質勞動者等，扭轉「大學生過剩」與「技工嚴重缺乏」冰火兩重天的格局，更好滿足新時期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教育投入

確保教育投入，促進中國從教育大國走向教育強國，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服務國家經濟社會轉型發展，已成為中國新時期發展戰略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歷來是全國教育經費的主要來源，在近十年呈現加快增長趨勢。2012 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達到 2.22 萬億元，佔當年全國教育經費的 80.3%、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4.3%。



各層次學歷教育的生均教育經費在近十年都有明顯提高，但各層次間的差異程度並無趨勢性改變。2011 年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經費為 29,804 元，幼兒園僅為 2,974 元或普通高校的 1/10，差異非常懸殊。層次越低經費投入越少，教師資格要求等也越低，這些情況反映中國長期以來在各層次教育重要性方面存在嚴重的認識誤區。

2014 年 11 月 15-16 日，英國牛津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世界著名幼兒教育專家 Kathy Sylva 女士受我機構邀請，先後在廣州耀華國際教育學校、上海耀華教師培訓中心發表演講。她在英國開展長期研究取得的成果表明，幼兒教育實際上是產出 / 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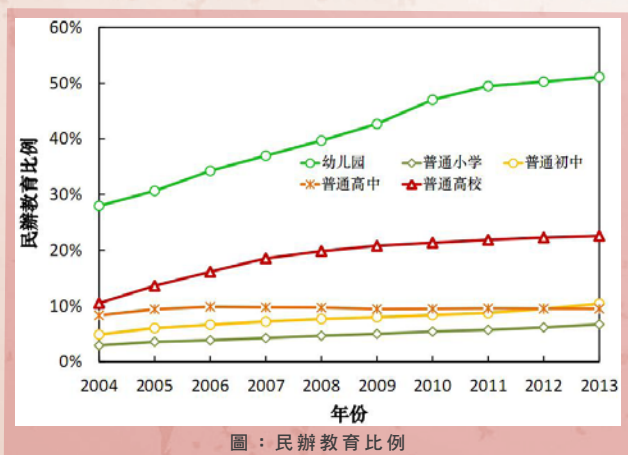
比最高的階段。無論是對一個國家，還是對一個家庭，該結論都具有重大的實踐指導意義。

隨着國家加大教育投入，公辦學校硬件條件普遍有了改善。在北上廣深等經濟發達城市，很多公辦學校硬件條件甚至已經達到相當先進的水平。地方政府開始重視在軟件改善方面加大投入，包括向社會採購教育培訓服務，幫助學校管理人員和教師開闊視野、更新理念和方法。2014年我機構在深圳和上海分別設立了耀華教師培訓中心，面向幼兒園園長和教師提供國際教育理念和方法等方面的培訓，獲得當地政府認可和好評。

民辦教育

2003年9月1日《民辦教育促進法》開始實施，2004年4月1日《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開始實施，對中國民辦教育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按其規定，國家機構以外的社會組織或者個人，利用非國家財政性經費，面向社會舉辦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活動，屬於民辦教育範疇。

受經濟發展、教育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綜合影響，各層次學歷教育的民辦教育比例（按民辦學校在校生數 / 全部學校在校生數來計算）呈現不同的變化趨勢。



幼兒園：民辦教育比例較高、在近十年較快提高，2013年已經達到51.1%。原因包

括：地方政府對學前教育投入較少，鼓勵社會力量舉辦幼兒園；開辦幼兒園所需投入較小，門檻較低；國家對學前教育只有指導性、綱要性要求，課程設置和教育教學等靈活性較大；升學壓力較小。隨着國家從2011年起實施第一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加大投入，幼兒園的民辦教育比例提高有放緩趨勢。2014年11月國家公佈第二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實施意見，鼓勵民辦幼兒園提供多形式、多層次學前教育服務，滿足家長的不同需求。我機構因應中國各地家長對高端、優質幼兒教育的需要，2002年起先後在上海、重慶、深圳、北京、日照、廣州等地開辦耀華國際教育幼兒園（YWIEK），迄今在校生數已逾千人。

普通小學和初中：民辦教育比例較低、在近十年緩慢提高，2013年分別達到6.7%和10.4%。原因包括：地方政府對義務教育投入較多，公辦普通小學和初中已免收學費甚至雜費；開辦普通小學和初中所需投入較大，門檻較高；國家對義務教育有很多剛性要求，課程設置和教育教學等靈活性較小；升學壓力較大。總體而言，民辦普通小學和初中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普通高中：民辦教育比例較低、在近五年基本穩定在9.5%。原因包括：地方政府對普通高中投入較多，公辦普通高中學費很低；開辦普通高中所需投入較大，門檻較高；國家對普通高中教育有較多剛性要求，課程設置和教育教學等靈活性較小；升學壓力很大，中國高考之競爭激烈程度早已舉世聞名。

普通高校：民辦教育比例中等、在近五年緩慢提高，2013年達到22.6%，其中「獨立學院」在校生數約佔49.5%。獨立學院也常稱為獨立二級學院，產生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是指實施本科以上學歷教育的普通高等學校與國家機構以外的社會組織或者

個人合作，利用非國家財政性經費舉辦的以實施本科學歷教育為主的高等學校。2003年教育部把獨立學院規範為公有民辦二級學院。獨立學院的快速發展，對提高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出國留學

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推動了國家歷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範圍最廣的留學潮和歸國熱。2013年有41.4萬人出國留學，35.4萬人留學回國（兩者之間的差額是2001年以來最小的）。



據教育部統計，1978年到2013年底，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305.9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144.5萬人。在外的161.4萬人中，107.5萬人正在進行相關階段學習或研究。隨着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不斷發展，綜合國力不斷提高、現代化建設對人才需求不斷增長，出國留學人員和留學回國人員數量還將保持快速增長趨勢。

在此大背景下，主要面向高中階段中國學生的各種「國際高中」應運而生。學生通過A Level、IB、SAT等國際考試申請入讀海外大學。由於避開了中國高考這座「獨木橋」，與普通高中形成錯位競爭，國際高中很快受到家長、民辦教育機構甚至公辦普通高中青睞，在近十年蓬勃發展。2004年我機構在上海和煙台分別開設了海外大學預備課程（OUPP），採用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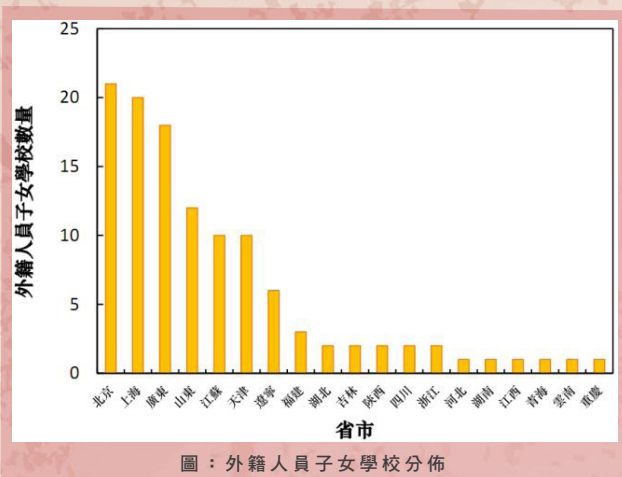
試委員的國際高中（IGCSE）和大學預科（A Level）課程，按照耀華融匯東西、全人教育、愉快學習、品格教育、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開展教育教學取得豐碩成果，一批批中國莘莘學子從耀華走向世界知名大學。

即使在小學和初中階段，一些中國家長對國內現行應試教育模式也並不認同。越來越多經濟寬裕的家長為了培養孩子的國際視野和國際眼光，紛紛把孩子送到國外接受教育。「出國留學低齡化」已成為中國日益突出的一個社會問題，不僅是教育問題。但許多家長其實也認識到，孩子太小就出國留學並非最佳選擇。2004年我機構在煙台同時開展小學和初中國際教育，以中國國家課程為基礎、並引進海外國際課程，由中外教師按照耀華教育理念和方法合作開展教育教學，取得大量很有價值的實踐經驗。

近年來，我機構為中國學生不出國門就能接受國際教育提出了整套解決方案，「把國際教育帶到您的家園」在家長和社會中引起熱烈反響。2014年9月18日廣州耀華國際教育學校（YWIES）成功開辦，主要面向中國學生提供幼兒園、小學、初中、國際高中和大學預科一條龍式國際教育及生活服務，成為我機構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國際學校

為給外籍人員子女在中國境內接受教育提供方便，完善對外籍人員子女學校的管理，促進中國對外開放，1999年4月5日國家教委發佈《關於開辦外籍人員子女學校的暫行管理辦法》。在實踐中，外籍人員子女學校通常也稱為「國際學校」。2013年3月教育部公佈經批准設立的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名單，截至2012年11月21日全國共116所，主要分佈在北京、上海和廣東，三個省市合計佔50%以上（估計在校生數合計佔80%以上）。



除了前海、橫琴地區，國際學校只能招收外籍人員（含港澳臺）子女，其市場規模與中國龐大的教育規模相比是很小的（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外商投資、駐華機構密切相關），但重要性很大。1993年起我機構先後在上海、北京、重慶和青島開辦四所耀中國際學校（YCIS）和一所耀華國際學校（YWIS），為各地改善外商投資環境、提高國際教育水平不懈努力。

小結

中國是個教育大國，國家正在不斷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軟硬件水平，致力於向教育強國轉變。作為民間教育團體，我機構立足中國提供優質國際教育服務，與公辦教育和其他民辦教育錯位競爭，一起為中國教育水平提高及新時期經濟社會轉型發展而努力。

註：本文數據主要來源於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data.stats.gov.c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Education in China

Xu Xue-jun

Director & Deput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Yew Wah Education Management (Shanghai)

Scale of Education

There is a huge population in education in China. Although the number of students has been decreasing since 2011, it still reaches 2.62 billion, which is 19.3% of total population in China.

Owing to population increa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policies, different trends have appeared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ducation.

For kindergarten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has increased rapidly in the past years. In 2010 to 2014,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different policies to promot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u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s expected to keep on increasing.

For primary schools and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the numbers of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decrease. Since the 1970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one-child policy”, which has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For high schools and college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has remained steady in recent years. In 2014,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turned 1,200 high schools into over 600 vocational institutes to nurture engineers in order to cater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funding mainly comes from the government. In the past ten years, it has kept increasing rapidly and now reaches 4.3% of the GDP of China.

The expenditur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ducation has been rising. In 2011, the average expenditure per high school student is 29,804 RMB, but for kindergarten, it is only 2,974 RMB. This shows a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stages of education in China.

In Nov 2014, Kathy Sylva, Professor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t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a famou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xpert was invited to give a speech at Yew Wah Guangzhou and Shanghai. She shared with us that according to her studies in the UK,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ctually has the highest input/output ratio.

Private Education

For kindergartens, the ratio of private education is the highest. Since local governments put few resourc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ly gives guidelines for the curriculum, it encourages many educational organisations to run kindergartens.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demand for high qualit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China, our organization has started to set up Yew Wa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Kindergarten (YWIEK) in Shanghai, Chongqing, Shenzhen, Beijing, Rizhao, and Guangzhou since 2002.

For primary, junior secondary and high schools, the ratio of private ones to public ones is quite low. This is because local governments put many resources in them.

For colleges, the ratio of private to public is

moderate and reaches 22.6% in 2013.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ducation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enrolment rate of tertiary education in China.

Study Abroad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rom 1978 to 2013, the number of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has reached 3.059 million.

Under this trend, students take international exams like A Level, IB, SAT to apply for overseas universities. As a result,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Our organization has started Overseas University Preparation Program (OUPP), and adapted 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GCSE) and A Level syllabus. With an all-round, moral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Yew Wah has helped numerous Chinese students to pursue their studies in overseas famous universities

Our organization also promotes “bring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o your home” and is welcomed by parents and the society. On 18 September 2014, Yew Wa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chool of Guangzhou started its first day of school; it aims to provide educa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high school, marking a milestone of our organisation’s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chool

To provide education for the children of foreigners who live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chools have developed since 1999. In Nov 2012, there were 116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China, which were mainly situated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dong.

Exception Qianhai (Shenzhen) and Hengqin area (Zhuhai), international schools can only recruit foreign students. Although this sector of China education is relatively small, it has great importance. Since 1993, our organization has set up four Yew Chung International School (YCIS) and one Yew Wah International School (YWIS) in Shanghai, Beijing, Chongqing and Qingdao.



「共建」是香港教育政策的最大優勢



馮智政

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員

圖：講者與會眾合影

「共建香港教育藍圖：香港教育政策圓桌研討會」由香港政策研究所、ROUNDTABLE 教育與全球發展部及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合辦，於2014年12月12日舉行。研討會當日邀請到大專學院、智庫、業界的三方參與，充分反映香港教育的共建、協作的良好關係，兼具研究為本、為社會把脈、學校為本的特色。

國際學生能力評估 (PISA) 香港總評分排名第三 (2012)、國際數學及科學趨勢研究 (TIMSS) 香港數學評分名列四強、科學評分列十大 (2011)、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抽樣研究計劃 (PIRLS) 方面香港更位列第一 (2011)、連國際教育成就評價協會 (IEA) 的國際公民及素養調查研究 (ICCS) 香港也是走在世界前沿 (2009)。如果以單純以評分及排名去看香港教育水平，我們不會懷疑教育改革的成

功。然而在排名及評分之外，我們還應追問：

什麼條件及機制讓香港教育改革成功落實？如何在改進教育水平同時，不違背教育政策成功的傳統？

香港的教育開支和教師水平與全球先進地區相若。教育官的效率及權威更不比其他東亞地區優勝，尤其是新加坡。單是個別行動者 (Agent) 都不難以解釋香港教育政策的成就。英國社會學家 Margaret Archer 在其著作《現實主義社會理論：形態方法》(Realist Social Theory: The Morphogenetic Approach) 把歷史上的社會制度改進分為三個角度——由上而下合作 (Downward Conflation)、由下而上合作 (Upward Conflation)、及中間合作 (Central Conflation, 也即是 Anthony Giddens 提出的結構化理論)。

香港教育改革倡導者雖然是官方的教育統籌委員會，但因為辦校團體分散，官立學校不足十分之一，加上教師組織團結。由上而下合作的決定制度是難以實行的。促成 2000 年《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的戴希立校長引述，當年的相關教育官員共舉辦超過 90 場焦點會議，積極與不同教育團體討論及爭取，才能撰寫一份可行的教育改革建議書。另一邊廂，香港教育服務要求甚高，加上地價、工資等經濟原因，學校及教師亦難完全由下而上的決定制度，1988 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指出了私人市場在香港教育上的困難。

香港教育改革以及學校改進的成功，非單為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的單線決定，而是官——校雙方互動而決定的制度。當中「混合劑」就是 1990 年代提倡、2000 年以後大力的發展院校合作計劃，以及 1998 年開始的優質教育基金。透過香港各大專教育學院的研究，及夥伴學校的校本實施。香港能夠承着教育改革的方向，就具體政策進行微調、篩選及修正。這亦是今次會議的主題：「共建香港教育藍圖」



圖：香港教育學院張仁良校長

研討會設計及專題會議

在上述背景下，為了維護香港教育界優良的傳統，研討會由大專學院、智庫、業界的三方共同主辦，並邀請不同院校的學者、校長及前線同工參與；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張仁良

教授及香港政策研究所教育政策與學校發展研究中心葉祖賢校長分別致開幕辭。會議亦邀請到香港教育學院領導與變革研究講座教授鄭燕祥教授，就「全球視野下香港教育改革的發展、檢視與前瞻」作主題演講，以廣闊視野、宏觀地檢視本地教育在環球大氣候中的定位、困難及展望。

另外，研討會全天會議分為 5 個專題小組，包括：

1. 香港課程發展何去何從
2. 少數族裔在學校教育中面對的挑戰
3. 融合教育的發展方向
4. 青年人的生涯規劃與專上教育的多元發展
5. 幼兒教育與十五年免費教育

簡單而言，是次專題小組主要分享了對 5 個教育大問題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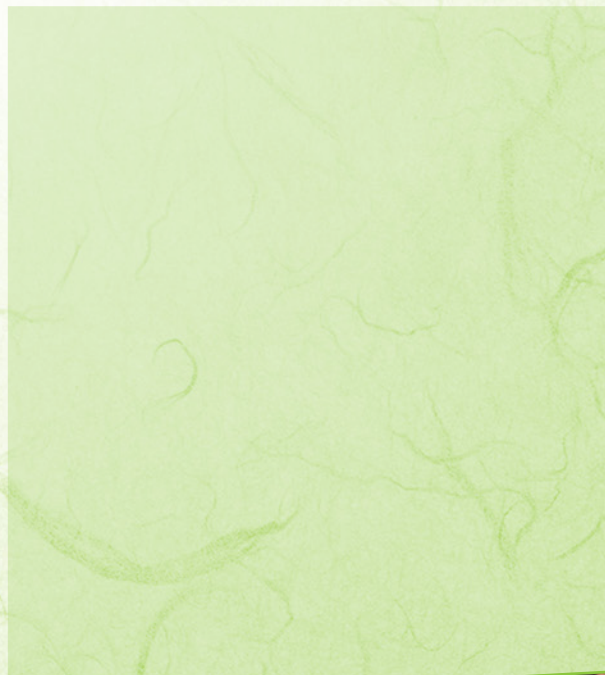
1. 在全球化下，如何建立香港的國家身份與培養品德素質？
2. 如何照顧因為族裔問題而帶來的學習差異？
3. 在融合教育及主流化 (Mainstreaming) 的前題下，學校如何去照顧不同需要的學生並讓他們融入主流社會？
4. 政府及社會應如何看待幼兒教育，及保障幼兒得有質素的教育？
5. 全球化及國內挑戰，如何幫助學生能夠在社會向上流動？



圖：不少教育界前線工作者、社工及教育學者專家都有參與研討會

研討會最後以一場圓桌論壇結束，由香港政策研究所教育政策與學校發展研究中心召集人戴希立校長主持，香港教育學院副校長李子建教授總結，更邀請到各個不同立場、理念的教育團體代表參與，包括教育評議會、香港中學校長會、津貼中學議會、粉嶺神召會幼稚園，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組別議員。

各界的關注正正體現出教育問題不單純是教育專業問題，同時也是整個社會所關懷的事務，影響香港未來一代。繼承着前人攜手打造就的豐厚基礎，延續多方合作關係，共建未來的教育藍圖。



圖：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醫生

“Collaboration” is the Major Advantage of Hong Kong Education Policy

Fung Chi-ching, Jacky
Researcher
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n Hong Kong, the Education Commission has been the advocate of Hong Kong Education Reform. However,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sponsoring bodies in school operations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s. The “top-down” decision system i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As a result, to implement education reform effectively, the government and schools should cooperate and make decisions together. The Quality Education Fund and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ertiary education institutes and schools can act as the catalysts and facilitate the education reform.

In December 2014, 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Roundtable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Unit, and Centre for Governance and Citizenship of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has jointly organized “Hong Kong Education Policy Roundtable Forum: Collaborating for Hong Ko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institutes,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were invited to join and discuss Hong Kong education reform together.

The conference consisted of 5 topics:

1.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in Hong Kong;
2. Challenges minorities face in school education;
3.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4. Caree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ertiary education; and
5. Early-childhood education and 15-year free education.

The participants shared their views about the following 5 questions:

1. Under globalization, how can Hong Kong develop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and moral qualities?

2. How can we balance the differences in ethics in education?

3. Under Integrated education and mainstreaming, how can schools take care of different student needs and help them integrate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4. How should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reat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ensure its quality?

5. Under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how can we help students have upward mobility in the society?

After that, a roundtable forum was held and Mr. Tai Hay-lap, convener of The Centre for Education Policy and Schoo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 invited to host the forum. The participating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with diverse backgrounds and stances include Education Convergenc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 Heads of Secondary Schools, Hong Kong Subsidized Secondary Schools Council, The Fanling Assemblies of God Kindergarten, and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for Education constituency.

Attention from different parties reflects that education reform is not only the problem within the industry, but also a concern of the whole society affecting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We should inherit the basis of previou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ontinue multi-party partnerships, and build 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樂觀批判 面向中國

一就節目《五十年後》專訪葉國華教授

訪問：許欣琪、黎曉嫻
編委會成員



《五十年後》是香港電台的一個廣播節目，於 2005 年開始每個星期六的 2 點到 3 點在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主持葉國華教授。節目內容主要講述中國目前的发展狀況。鄧小平承諾「香港 50 年不變」，然而五十年後香港、中國以至整個世界，將經歷怎樣的變革？葉國華以「五十年後」為題作清談節目，談談中國與香港的未來。

過往系列（部分）：

2010 年	中國模式
2011 年	世界的中國
2012 年	香港與北京
2013 - 14 年	前車可鑑

來到 2015 年，由葉國華教授主持的香港電台清談節目《五十年後》已踏入第 10 年。10 年來，葉教授一直從宏觀、前瞻性的角度，以高質的學術基礎，配合中國的歷史及文化，分析現今時事，與聽眾暢談兩地的關係，以及預測未來發展，期望能讓聽眾反思古今，有所收穫。

筆者問：「為何以《五十年後》作為節目的名字？」

談起為何以《五十年後》作為節目的名字，葉教授指是受到 20 世紀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所啟發。羅曼·羅蘭於 1935 年 6 月應邀訪問蘇聯，期間他接觸到蘇聯各階層人民、藝術文化，

◀ 圖：葉國華教授

亦有與當時蘇聯領導人史太林（Joseph Stalin）會面。他將這一個月的見聞寫成《莫斯科日記》，提出他對共產制度的質疑及蘇聯的問題，但卻在原稿的標題頁上寫着：「未經我特別允許在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滿期之前，不能發表這個本子—無論是全文，還是摘錄。我本人不發表這個本子，也不許出版任何片段。」

原來，當時資本主義被看作沒有希望，而蘇聯的新制度、新價值觀則被視為人類的希望。羅曼·羅蘭擔心若於當時向世人指出蘇聯的問題，可能會打擊全人類的希望。於是他選擇沉默，將書封存。直到1985年，《莫斯科日記》得以出版，蘇聯當時正值瓦解邊緣，羅曼·羅蘭觀察到的問題得到時間印證，這令葉教授非常感觸。「電台請我為節目命名，我就決定命名為《五十年後》。我有一種潛在的希望，希望我在節目中所講的內容，對中國、社會所指出的問題及預測的前境，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50年後，都是被驗證與現實相距不遠。」

筆者問：「在節目中，您有講到中國現有的問題，但在預測中國前景時，仍能抱有樂觀的態度。既然看到中國現有的問題，為何您仍能對中國感到如此樂觀？」

葉教授指自己是一個「持批判態度的樂觀主義者」，既對中國前景樂觀，又會對現有的問題作出批判。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08年1月艾奧瓦黨團會議選舉獲勝之夜曾講到：

「希望不是盲目的樂觀主義。希望不是忽視未來的艱巨任務或橫亙在我們前行道路上的障礙。希望不是置身事外或從拼鬥中退縮。希望是我們心中堅守一種東西：它告訴我們，不管遭遇多少艱難險阻，只要有勇氣去爭取，只要願意付出努力和艱辛，更好的東西就會等待我們。」

葉教授對中國亦抱有希望，但並非盲目的希望。他坦言，當下中國存在不同的問題和缺點，如貪腐、食物安全等，他並無別過頭去，假裝沒看見。相反，他一方面對這些問題進行批判，另一方面亦看到中國正在想辦法並着手解決問題。如中國的黑心食物一直為人詬病，政府近年致力改善食品安全，國務院於2013年修訂《食品安全法》，加大對食物品質檢測的力度。2014年上海福喜公司被指使用過期肉類加工製作食物，提供予不同食肆。政府馬上查封工廠，6名相關負責人被捕，亦是首次由公安機關和食藥監部門同時介入，加強偵查和打擊的力度。有評論指出，這與此前一些食品安全事件處理大不同，其意義在於提升震懾效果，相信此處理手法日後會成為食安領域刑事處罰與行政處罰相結合的典型案列，對同類事件有參考作用。內地不斷加強對問題的改善力度，令葉教授保持着樂觀的態度去看整個中國，「我深信憑着中國十多億人的智慧，定必能為社會發展找到出路。」

在現今香港，並非人人都能如葉教授般正面、樂觀地面向中國，尤其是香港的年青一代。葉教授認為年青人最大的弱點是經歷少，不懂做比較，「現今中國的狀況就正如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貪腐、黑幫、假酒等問題隨處可見，但同時亦有很多人努力發展並建設社會。這是每個世界大國發展的規律，年青人卻忽略了這一點，只看到中國現時的問題，卻沒有與其他國家相應階段的歷史作比較。」葉教授認為，應學會從歷史的角度去檢視各國，再反思當下的問題，而這亦是他如此樂觀的重要原因。

筆者問：「節目播出10年來，香港乃至整個中國都在變化，內地與香港的關係也在發展。在眾多的變化中，請問您感受最深的是甚麼？」

回顧這 10 年，香港及整個中國都在變化，內地與香港的關係亦有所轉變。葉教授認為，當中感受最深的就是香港的年青人與中國的距離越走越遠，越來越不了解中國。他指出，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互聯網時代有關。他慨嘆，在互聯網上每十個有關中國的訊息中，只有一至兩個正面的訊息，其餘大部分都是負面消息。負面消費傳播的速度遠比正面消息快，亦較容易引起社會關注及輿論。例如一宗發生在 2011 年的悲劇，2 歲女童小悅悅被客貨車撞倒，其後 3 名途人路經事發現場，均沒有人救助受傷倒地的小悅悅，導致她再被另一輛隨後的小貨車輾壓雙腿。兩次車禍後，18 名路人都沒有伸出援手，直到近 10 分鐘後，一名拾荒婦人將她抱起並將她送到醫院，結果小悅悅在一星期後宣告搶救無效離世。這宗消息很快便傳遍中國，亦引起香港大眾特別是年青人的輿論。不少港人紛紛在網上指責內地人冷漠、見死不救。但是，一些正面的訊息卻不會在網絡上「瘋傳」。如國務院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不再分開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期望在 2020 年將有 1 億農民落戶城鎮，協助農民融入城鎮生活。相關政策惠及全國數億農民，但成效可能要在未來數十年間逐漸呈現，慢慢刻進人們的腦海。大眾特別是年青人則未必會在網絡上留意這些消息，亦不會將這些消息傳播開去。

幸而負面的消息很快便會被其他層出不窮的新消息所洗刷，但真正能改善民生、促進社會發展的政策，卻會隨時間的推移和落實的深入而變得更加紮實。「就算年青人接收過多少負面消息，對中國有多少負面的看法，只要他們走進中國，親眼看到中國的發展，自然就能明白到中國向好的一面。」葉教授舉例道，經過 10 多年的新線建設和對既有鐵路的高速化改造，中國目前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以及最高營運速度的高速鐵路網。至 2014 年 12 月底，中國時速達 200

公里以上的高速鐵路新線營運里程已經達到 19369.8 公里，佔全球高速鐵路營運里程的 50% 以上。到 2017 年，由北京到香港只需 8 小時，比現時港鐵直通車快 18 個小時。「當年青人坐上中國的高鐵列車，感受到中國建設龐大的規模及其帶來的便利，相信會對中國改觀。」

筆者問：「香港年青人與中國之間的矛盾又應如何化解？」

葉教授曾在《五十年後》中提及到，雨傘運動期間，香港的年青人表達意見時的行為和說話都無顧忌，尤如與父母在家中爭吵。但在中央領導層眼中，這些行為可能已是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雙方的誤解甚深。這個矛盾該如何化解？葉教授笑言，凡有子女的人，都會明白年青人說話沒有甚麼顧忌。「看看參與雨傘運動的年青人，很多都是想到甚麼就說甚麼，沒有衡量過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又如那些『鳩鳴團』，既表達不到他們的政治訴求，又影響小商販的生計，最終只會淪為時代的點綴。」葉教授建議，香港教育者應給予年青人足夠的討論空間，如組織不同的論壇、平台，讓年青人充分討論、互相教育，讓他們自己教育自己。

訪問後感

自 1997 年香港回歸以來，香港與內地關係越趨緊密，但同時兩地之間亦存在不少矛盾。香港首富李嘉誠 2014 年大手筆拋售香港和大陸的資產，並在歐洲灑下千億元以上的投資，令港人人心惶惶，不禁出現「中國經濟要完了嗎？」這個疑問。與葉教授訪談後，筆者頗有豁然開朗之感。樂觀但不盲目，敢於面對問題，進行批判，並解決問題，應該是一眾港人應抱有的態度。期待新的一年，葉教授繼續在《五十年後》節目中與我們分享他的真知灼見。

Viewing China with Critical Optim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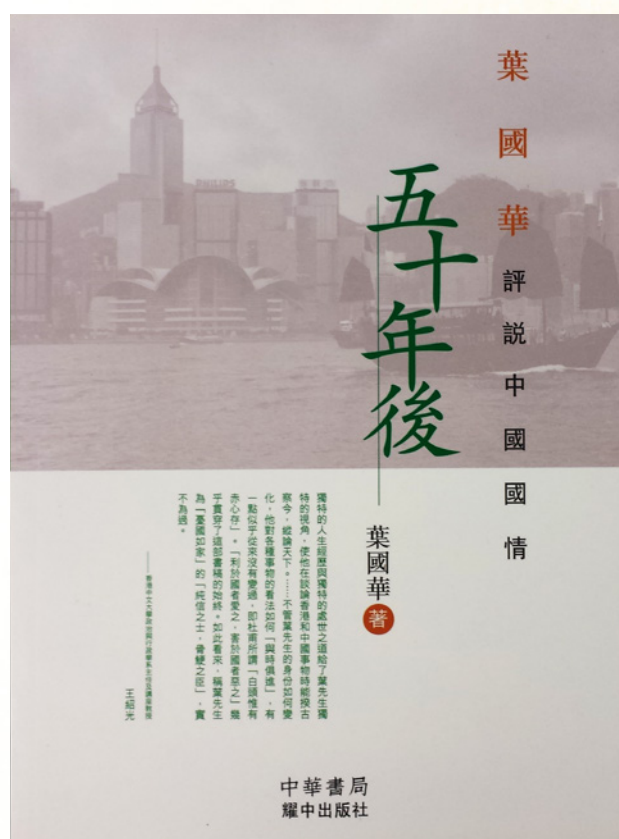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aul Yip Kwok-wah

Interviewers: Synkie Xu, Phoebe Lai
MBWY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It is now the 10th year that Professor Paul Yip Kwok-wah, Chairman of B & P Group hosting a radio programme “50 years after”, which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future trends of China and Hong Kong.

Prof. Yip feels that the greatest change throughout these years has been the increasing distance between the youngster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With the increasing use of internet, youngsters can always receive negative messages about China, but positive messages are always ignored by them. This creates a general negative feeling on China. Prof. Yip thinks that although these negative messages spread very quickly, they will be forgotten soon too. When youngsters visit the mainland and witness the vast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s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s on many social problems, they would appreciate the great progress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f. Yip told us that he is always optimistic towards the future of China, but he is not a blind optimist. He discerns and criticizes the problems in China, but most importantly, he also see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tackling the problems. For example, food safety has been a serious problem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mended the law and enforced it strictly. We can se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a serious attitude towards the issue. From these cases, Prof. Yip can see the government is finding way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This keeps him optimistic towards China.



◀ 圖：圖中書本為葉國華教授 2007 年在節目中的講詞結集。



迪化街的風華與再起

鄭偉鳴
文化委員會成員

圖：「民藝埕」：活化了的老房子，二樓供泡茶聊天，地面賣陶藝品

台北迪化街，據一位香港旅遊作者的意見，像香港的上環與西環的老街，大多數香港人不太感興趣。該位作者應該是說前些年的光景罷。近年，台北市政府與人文工作者通過都市活化計劃及文創項目，令迪化街作了一個頗為華麗的轉身；從媒體與旅遊書籍漸多的介紹看來，香港遊客對迪化街的興趣應該是日趨增加。

筆者認識迪化街近 30 年了，內子的娘家住在迪化街所在地的台北市的大同區，而她的一位姊姊的家就在迪化街的附近；在台灣的親友都不時會訴說迪化街的滄桑與傳奇。因此，這麼多年我幾乎每年都會往該處走走看看，還參加過那裡辦的一些活動。可以說，我目睹了迪化街的近年的變遷——它的沒落到再起。

大稻埕 - 認識台灣北部的起點

以迪化街為軸心發展出來的大稻埕在歷史上曾經是個行政區劃，現在則純粹是個地名。大稻埕的發展可說是台灣北部開發史的縮影，亦是個把台灣的發展重心從台南翻轉往台北的關鍵地方。若要認識台北，以至整個台灣北部的歷史，大稻埕可以是個滿好的起

點，是個值得深度人文旅遊的地方。（大稻埕是耀中國際學校中國研習課 2015 年台灣行程的一個考察點。）

由明鄭王朝至清代初年，台南乃台灣的首府，是以南台灣開發較早。鹿港位處台灣西海岸的中點，隔着海峽面對大陸，是清領時期福建移民台灣的熱門落腳點，故也相當興盛。直到 1709 年，陳賴章墾號得以開墾大加臘（艋舺新店溪沿岸一帶平原）之後，新至的福建移民逐漸開墾台北盆地。十八世紀中葉業後，大量泉州移民跨海沿着淡水河靠岸定居台北，因與大陸通商的關係，艋舺因而大為興盛，於是產生了「一（台南）府、二鹿（港）、三艋舺（今萬華）」的說法。

在清廷統治台灣中期的 1851 年，台灣北面的雞籠（今基隆）福建泉州府同安籍的林藍田舉家搬到大稻埕中街（今迪化街一段），建造三間店舖。1853 年，艋舺發生來自泉州府不同縣邑移民之間的分類械鬥事件「頂下郊拚」，頂郊的泉州三邑人（晉江、南安、惠安），偷襲下郊的泉州同安人；同安人無力抵抗，先是奔往北面的大龍峒，有一說法他們不受當地同安移民接納，再轉到大

稻埕，沿着淡水河建起毗鄰店屋，形成街市。1856年，在大稻埕站穩腳步的同安人開始興建霞海城隍廟，奉祀同安的鄉土神霞海城隍，建立自己的信仰中心。城隍廟的配殿主祀在頂下郊拚為護衛城隍爺金身而犧牲的三十八位同安壯丁。

後來由於淡水河艋舺段淤積，故往來各地的船舶改停較為下游的大稻埕，使它在運輸貿易上後來居上，有所謂「沉艋舺，浮大稻埕」之說。這地理因素以外，大稻埕的興起與當時整個歷史環境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被逼簽定《天津條約》，於1860年開放淡水為通商口岸，因而為大稻埕帶來商業利基；加上1885年台灣建省後首任巡撫劉銘傳的銳意建設（如台灣的第一條鐵路，由台北到基隆，就是從大稻埕開始動工的），大稻埕遂成為本地商家與洋行齊立的物資轉運站。

與國際接軌 - 貿易及文化

際此，大稻埕進入了國際貿易的體系，而迪化街則發展成一完整的商業街道。1865年，英國人杜德(Dodd)到台灣考察，之後引進泉州安溪烏龍茶茶苗，貸款給農戶栽種，並提供技術，再收買茶葉烘培加工並出口，是為台灣精製茶葉之始。外商五大



圖：於1851年在迪化街建成的第一座閩南式街屋原址，仍為林藍田的後人擁有，現為一茶館

行的德記洋行、怡和洋行、美時洋行、義和洋行、新華利洋行，先後來到大稻埕設立分公司，向英、美等國輸出茶葉。享譽國際的大稻埕茶市從清末延續到日據時期。全盛時

期，當地聚集了200多間茶行。直至現時，在大稻埕、迪化街還見到買茶葉的店舖，有的還是百年以上的老字號，仍有茶香繚繞的優雅。



圖：當代好幾位台灣大商家皆從迪化街的布市發跡

除了茶葉買賣外，大稻埕店舖也經營南北貨、中藥、布匹批發業。後在1908年基隆到高雄的台灣縱貫鐵路的全線完成，南北交通運輸打通，大稻埕的發展更加蓬勃。但日據中期以後，大稻埕的繁榮與重要性，逐漸被日本人極力建設的城內（原城中區，今中正區）所取代。城內逐漸成為日本人統治重心，位於城外的大稻埕則成為「本島人市街」，沒有受到當時城市改造的太大影響，因而保留了原始的街道景觀與生活樣貌。

通商所影響的不僅是經濟，亦將異國風格的建築、宗教等文化帶入了大稻埕地區。這裏台北城近二百年的歷史變遷都被印記在迪化街不同形式的建築風格中。台灣文史工作者謝哲青這樣形容，「閩南式的紅瓦斜屋，是泉漳先民過黑水溝的鮮明見證；拱形窗洞、花瓶狀倚欄的洋樓與紋飾華麗繁複的巴洛克牌樓，正是紅頂商人與跨國商號呼風喚雨的旗艦基地；而外觀簡潔明朗，注重線條的表現與比例的均衡的現代主義建築，更記錄了台灣近五十年的商場風雲」。

除了在中國流行的宗教與民間信仰外，由於洋商的進駐，基督教也在大稻埕立足。最早的教堂是大稻埕教會，屬長老教會，由信奉基督教的大稻埕茶商李春生出資興建。李過

世後，後人為紀念他的貢獻，成立了李春生紀念教會。大稻埕可說是個東西信仰兼容並蓄的地方。

一度沒落 轉型再起

與許多城市老區一樣，迪化街也經歷了沒落，原因包括：城市規劃，造就新街區興起；舊街區老化，設施落後；人口凋零；交通不便；消費習慣與經營模式的改變，如超級市場的流行。近二三十年，台北的重心已向東區轉移，市政府與市地標的 101 大樓就設在此區。

而迪化街曾經面臨「被更新」的危險，如給拆卸舊房子、擴寬馬路。可幸有心人士與專家學者的爭取，得以維持原來約八尺寬的街道，保存牌樓立面建築統一的形制。為了讓該街區再發展，台北市政府於 1995 年成立了「迪化街工作室」，與社區規劃師、店家與民眾的共同努力下，善用當地的歷史資源、建築特色與傳統產業的招牌，制定了行人徒步區，並於 1996 年開辦「年貨大街」活動，為南北貨、藥材等批發生意造就第二春。

記得前幾年過年前二三天的夜晚，筆者與家人逛迪化街，邊行邊看邊品嚐小吃，用了個多小時才能走完只有八百公尺的路程。那夜，遊人摩肩擦踵，叫賣聲不絕，而古早建築物前掛滿紅燈籠，營造了一個舊時模樣。迪化街的中藥行也不少，其中有過百年幾代經營的店舖，筆者去台灣時也有來此光顧。現時喜歡買布料為自己做衣服的朋友，來台北總會往迪化街的「永樂布業商場」跑一趟。如果大家想了解這個台灣傳統產業的時尚創新風貌，則可以到位於商場二樓的「台北布事館」看看。而一些老行業，如香燭店、燈籠舖、農具行、碾米廠、油庄，仍在迪化街有一席之地。當然也少不了了一些著名賣伴手禮的小店，例如銷售豬肉紙的。



圖：典雅的建築與藥店

老區活化 新舊交織

於 2010 年，台北都市更新處發起「都市再生前進基地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簡稱 URS，與 yours 音近），以文化創意，為老區的生命力灌溉滋養。目前台北的七個 URS 計劃，有三個在迪化街，另一個在延平北路，也是在大稻埕範圍。這些計劃通常有眾多夥伴團體參與，群策群力。迪化街 URS127「玩藝工場」的場地是一棟洋樓式老屋，卻有清水紅磚、閩南瓦與拱型窗等特色，營運者在其中加入了當代創意的元素，如有關於藝術設計的圖書館。訪客穿過天井進入街屋的後半部，可欣賞到以大稻埕的生活與產業為靈感的一系列相關



圖：迪化街 URS127 「玩藝工場」的場地是一棟洋樓式老屋，營運者在其中加入了當代創意的元素

的趣味展覽，然後爬上木梯到第二層，參與各式講座、工作坊。三樓則作劇團排練、聚會或放映電影的地方。據介紹，此計劃的目的是「打造成一個具有社區凝聚力的公共性建築，用藝術風氣來活化迪化街屋」。

另一計劃 URS44「大稻埕故事工作坊」，地點在迪化街城隍廟對面巷子裏，它的課室可供團體使用。筆者這幾年參加過台灣哲學家史作禮在這那裏舉辦的講學；課室空間不大，只能容納三十人，出席是免費的。講座的組織者是我內子的大哥等史教授以前的學生，所以筆者也跟着去聽。講學完畢大家還與老師一起吃飯繼續傾談。這樣的活動對促進台灣的讀書、研究風氣甚有幫助。

台北市政府與屋主配合，努力整理大稻埕失修的古蹟與老房子。不少傳統閩南式的街屋呈狹長形，室內較為陰暗，因此通常中央會

有天井，這提供了空間現代設計的發揮。房屋被整修得明亮整齊，提供經營者在這裏發展的硬體條件。經營者則花盡心思，把一些流行元素注入舊房子，營造了既有現代感又有台味的氛圍。

迪化街也有幾間以「藝埕」為名的店舖，售賣工藝創作，如陶瓷。這一兩年，也有年輕人來開咖啡店、小酒館與民宿，帶入多元元素之餘，也體會這個社區充滿人情味的鄰里風貌。參加完比較嚴肅的討論，通過 URS 感受一下老街區的歷史人文，看看藝術展覽與創作，然後泡一壺郁香的烏龍茶或喝一杯醇厚的咖啡，未嘗不是賞心樂事！



圖：位於一歐洲風格老房子的賣南北貨的店舖



也有人質疑這些文創、文青店鋪的經營內容與原來大稻埕的文化脈絡並不相干，甚至破壞了老街的歷史氛圍。但大稻埕、迪化街迷人及難得之處，是它的歷史還是活的，還存在居民的生活、店鋪的營運裏。長遠來說，老的事物，終究要有新的活力的滋養，才能存活，甚至再長。理想的狀況是，通過活化計劃，這街區的新舊事物交織一起；然後舊事物與新環境互動的情形下，涵養出新的時代精神、價值。這大概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罷。

台灣經驗 香港借鏡

本文開始時提及香港的上環與西環，是香港開埠後最早發展的地區，那裡有不少保育的項目，如永利街。因借助在永利街取景的《歲月神偷》電影的叫好，該街的一段得以保留並活化。但若以社區居民與相關團體的參與度、產生的文創效應，以至社會對保育的反思程度，這個活化計劃還夠不上成功。迪化街、大稻埕的 URS 頗多值得借鏡的地方，其中一個是對街區歷史的豐富論述，這當然得靠文史工作者的努力與在地居民的參與。

走進迪化街、大稻埕這新舊交織的街區，百年風華眼底過，也讓人看到在厚實歷史沉積出來、現代活力滋養下的新發展方向。希望看到香港的老街區出現同樣可喜的狀況！

◀圖：迪化街上仍到處看到生活食品的買賣

各領風騷——記迪化街及大稻埕的風雲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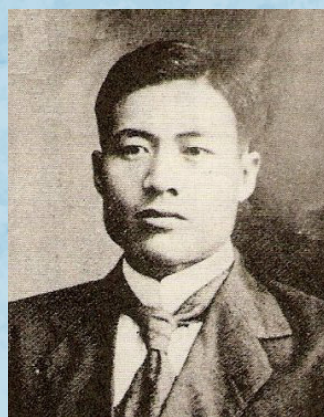
百年以來，大稻埕與迪化街打造了台北的繁華，且養成了不少顯赫的商人與商幫，還得風氣之先，引領台灣的新文化及新風潮。這街區出身的商人為台灣的經濟起飛以至奇蹟，立下汗馬功勞。台灣上個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發軔於大稻埕，其中新文學、新美學、新戲劇、新歌謠、新音樂的興起都與此區有關。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本土人士與政黨也曾經以大稻埕為其舞台。而1947年爆發的台灣民眾大規模反抗國民黨當局的二二八事件，其肇事衝突的地方，也發生在大稻埕的南京西路、延平北路路口。

這裏介紹幾位在台灣政經、文化與反抗運動有影響力、又與迪化街和大稻埕有關連的人物。



辜顯榮家族：1895年清廷戰敗於日本，割讓台灣。商人的辜顯榮自告奮勇帶領日本軍進入台北城，奠定了他在日治時期的政經地位。他取得了鹽業專賣，並從事樟腦與製糖業，以及

土地開發。出身自鹿港的辜顯榮在大稻埕靠近淡水河邊設立了「鹽館」，是他商業活動的起點；而辜家大宅原址成為現今的榮星幼稚園。辜家的政經影響力延續至今，辜顯榮眾多的兒子中最為人知的是辜振甫與辜寬敏。辜振甫把辜家的生意打造成涵蓋眾多領域的商業王國，且涉足兩岸事務；於1993年，他以台灣海基會董事長的身份與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舉行了「辜汪會談」。而辜寬敏長期在日本活動，是台獨勢力的大老。辜氏兄弟的藍綠對立的政治立場，反映了這個鄉紳家族，以至台灣的矛盾性格。



蔣渭水：蔣渭水在短暫的40年人生，做了影響台灣歷史的多項工作，他的活動基地則是大稻埕。宜蘭人的蔣渭水在醫科實習後的1916年即在大稻埕的延平北路開設大

安醫院，並隔一年在同區開設名為春風得意樓的酒家，邀請醫師、學生與社會運動人士在此討論台灣社會弊病與興革方法。被視為抗日民族英雄與孫中山的追隨者的蔣渭水，於1921年創立第一個全台性的文化組織臺灣文化協會，之後還辦了第一份台灣人的報紙《臺灣民報》、第一個現代意義的政黨台灣民眾黨，以及第一個全台性的工會組織臺灣工友總聯盟。蔣渭水還做了一系列提升民眾文化水平的事，包括發行文化會報，開辦文化義塾、文化講演團、文化書局、各類知識講習會與夏季講習會。現時大稻埕設有蔣渭水紀念公園，還舉辦蔣渭水大稻埕行跡導覽。

迪化幫：光復後好幾位以紡織業起家、後來富甲一方的台灣商人，都是從迪化街（及附近一些街道）起家或有淵源，如台南幫的吳尊賢與高鴻愿、新光集團的吳火獅。台灣戰後的高速發展與紡織業很有關係，這批商人從紡織業而擴展至台灣經濟各個方面，以及開闢海外市場。如新光集團的業務涵蓋紡織、合成纖維、瓦斯、百貨食品、建設、保全、電腦、金融保險等領域。據熟悉情況者稱，迪化幫精打細算，之間互通訊息，並以人情信用來打造生意圈。如果說從清領、日治到當代這百多年，迪化街的茶商、布商以及繁衍出去的企業掌握了台灣的經濟命脈，也不為過。

Comeback of the Once Splendid Dihua Street

Terry Cheng
Member of Culture Committee

It is said that Taipei City's Dihua Street is like the old streets in Hong Kong's Sheung Wan and Sai Wan and few Hong Kong tourists are interested in it. The writer thinks it may only be true a few years ago as Dihua Street has changed a lot through urban regeneration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jects conducted by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cultural workers. The writer has witnessed the process as he visited Dihua Street from time to time in the past 30 years.

Dadaocheng, a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during Qing Dynasty's rule, evolved from Dihua Street. Back in 1850s, migrants from Tongan of Fujian Province settled at Dadaocheng after a fierce fight with earlier settlers, also from Fujian, in Mengjia (present-day Taipei's Wanhua District). Over the years, Dadaocheng grew with shops and residential houses rising up along the Tamsui River. After Tamsui Port opened in 1860, Dadaocheng replaced Mengjia in the upper stream of the river to become the main entrepot in Taipei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Liu Mingchuan, the first Qing governor of Taiwan. Dihua Street was at the centre of commercial activity in the district, and tea and cloth were the main items traded during the earlier time of Dadaocheng. Today, visitors may still find tea houses with over a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selling tea leaves at Dihua Street.

Apart from tea leaves, the old-town market has scores of shops selling a variety of traditional goods such as Chinese medicines and herbs, spices and dried food, colourful bolts of cloth, temple icons and incense, and bamboo and wooden crafts. A walk through the Dihua Street area gives visitors a feel of Taipei City's past and present, with different architectural styles of buildings on both sides, from Minnan (Southern Fujian) red brick houses, Baroque town buildings to modern architecture.

Like many old districts, Dihua Street also experienced a time of decline, facing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new districts, facilities wearing out, smaller population, lack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a change of consuming habits. However, with the persistence and endeavour of experts, scholars and people who care about the district, Dihua Street was not only spared from being destroyed and rebuilt, but its historical assets, building features and traditional businesses have since been better utilised to make Dadaocheng popular again. It is now a famous Lunar New Year shopping area. The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URS) launched by the Taipei City Urban Regeneration Office in 2010 has also helped make the area more vigorous and energetic by facilitating the use of old buildings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Of the seven such projects in Taipei, four are in the area, and new shops have moved in too.

In the past 100-plus years, Dadaocheng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aipei, but also gave birth to a number of very successful businessmen and initiators of new cultural and thought movements. Cultural resistance to Japan's colonial rule was launched from Dadaocheng, and the riots against the Kuomintang rule in 1947 also started there.

Sheung Wan and Sai Wan also have many historic streets and districts worth preserving and regenerating. Dihua Street and Dadaocheng are both historic and alive. It is a good model for Hong Kong's preservation projects.

十年感懷

濮嵐瀾
楚珩教育研究所主任



圖：濮嵐瀾女士於北京耀中教育顧問有限公司（YCEC）年會獲頒贈10週年服務獎

編者按：以下內容是濮嵐瀾女士於北京耀中教育顧問有限公司（YCEC）年會獲頒贈10週年服務獎時的致辭，讓大家了解她這10年在耀中工作的心路歷程。

十年，聽上去是個讓人驚悚的數字，而更驚悚的事情是，這還是我博士畢業後進的第一家公司，也是唯一的一家。在這期間，我也結婚、生子，到現在跟孩子一起成長。

我仔細回味一下，發現自己進到咱們機構的歷程也純乎另一個戀愛、結婚、生子的歷程。記得我博士畢業時，由於學長的引薦獲知了咱們機構，當時的感覺可以很形象地用一個英文詞來概括，就是「crush」，意思就是「熱烈地但又是羞澀地愛戀」，國際教育啊、中西融匯啊、多元文化啊、IB課程、國際認證啊，總之學校裡作為理想研究的那些名詞都活鮮鮮地變成現實擺在那兒，讓我

神魂顛倒。我還是那個幸運兒，這crush還進一步成了初戀，我進到了機構工作。初戀是讓人怦怦心動的，辦公室在上海繁華的南京西路上，每天要打扮得很白領地去上班，剛工作就可以背一個「manager」的頭銜，週末可以小資地喝喝下午茶，挺美好的哈。但是，別忘了，crush還要一層意思，就是短暫的，當crush和初戀試圖從一個火花變成一個種子，在現實中生根發芽時，種種「迷惘」和「計較」開始出現：哎呀，他吃飯吧嘍嘴，他事業不怎麼樣，他還挺花心，世俗的一切噪音，開始打着愛情的名義潛入，試圖要把crush和初戀腐蝕成一個拖遝的肥皂劇。

短暫的甜蜜期後，我開始對工作中遇到的種種感到困惑和煩躁，也開始感受到現實的各種骨感。我到現在都記得進機構不久，就跟許博士一起處理幼稚園家長集體投訴事件，

大週末的早上去坐在一個咖啡館裡被家長罵，我心裡真是無比憋屈而憤怒，心想：這都是什麼人啊，覺得幼稚教育領域裡碰見的人怎麼那麼難理解，對幼稚園也是諸多不理解。但事實上那個事件有着錯綜複雜的多重關係，根本無法簡單地用誰對誰錯來評判，後來回頭看，自己都覺得當初的看法和評判是多麼幼稚。我很感謝當時周圍有資深同事尤其是我的主管許博士的幫助，同時，還有更重要的是，的確有着我感覺有意思的事情吸引我往下走，我沒有在戀愛期就談分手，並進而走入了婚姻期，還「生了好幾個孩子」，在十年間，我從做HR到當校長、當GM，以及做研究，從課外的語言藝術教育到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從 non-academic 人員到 academic 團隊的一員，我參加了多所學校創立以及多項新業務開創的工作，也包括咱們的北京耀華嬰幼兒教育中心，並且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夠跟着這個孩子一起成長。這真的是一部很長很長的電視劇。

婚姻，我想在座已婚的各位大概都會非常理解，我們對另一半不再是神魂顛倒的迷戀，而是你會非常清晰地知道他的好他的不好，你有時還會吐槽他糟糕的地方，你們會吵架不開心，會有七年之癢，但是走了十年，你會重新發現對方的好，離開他你會覺得像砍了自己的手一樣痛。機構在十年之後之於我，就如同婚姻，我不認為它完美，事實上我還非常知道它的各種缺點和局限，我也會有挫敗和憤怒的時候，也會忍不住抱怨和罵娘。但是，婚姻最奇妙的東西是在於，兩個人還可以一起去憧憬那個今天仍然看不分明的明天，手牽手地去為那個未來共同努力，

而且我們都相信：那個未來挺不賴。是的，我仍然可能會吐槽機構哪裡哪裡不好，但是吐槽是因為在乎，而且我知道它所追求和致力的那一些有關優質教育的理想，也是我所信仰的，相信也是在座各位今天坐在這裡的重要原因。沒有迷惘的青春是荒涼的，沒有共同期許的婚姻是脆弱的，我希望可以更長久地在這段婚姻裡去共同追求那個美好的未來，那個可以給我們的孩子更好未來的未來。結婚十年是錫婚，希望今後還有機會慶祝象牙婚、水晶婚、銀婚、金婚。今天講得較多，抱歉打擾，我最好趕緊閉嘴。最後，感謝一路有各位的陪伴。



圖：濮嵐瀾女士領獎後致辭

Ten Years of Memories in Yew Chung Education Foundation

**Yolanda Pu
Head**

Centre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Ten years seem to be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the more shocking fact is that I have stayed at this company, also my home, for ten years since I graduated. During this period, I married, had my own child and grew up with my child. I pondered about it and found out that the ten years in our organization is also almost another ten years of pure love, get married, have children.

When I graduated with a doctoral degree, my seniors told me about our organization. At that time, I had a “crush” on our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ulti-cultural, IB syllabus - these words which appeared in the textbooks had come to reality. I was the lucky one and made my “crush” into my “first love”. Working here made my heart keeps beating. Every day I dressed like a white-collar, with a title of “manager”, and I could drink high tea during weekend. However, there is another meaning in “crush”, it is short and temporary. When “crush” and “first love” are growing, I started to feel puzzled and anxious because of the problems I faced at work. I still remember the moment that the parents of kindergarten made complaints. It was a weekend morning, I was scolded by parents in a café and I felt so angry. As I look back now, I find that my thought and judgment was too naïve. I am thankful for my seniors at that time who helped me handle the incident. Meanwhile, I did not “break

up” with the organization, and “get married” with it. In these ten years, I changed from HR to School principal, and then general manager, carrying out research work and moving from non-academic staff to academic staff. I was involved in many newly-founded schools and other projects. It is really fortunate that I can grow up with this “kid” together.

Marriage means that we are no longer fascinated by our partner, and we know very much about his good and bad. Sometimes we will complain about his bad side and have a fight. But after ten years, you will rediscover the good side. Leaving him is as painful as cutting my own arm. Being here for ten years is like a marriage, I do not think my job is perfect, and I know its drawbacks and limitations. But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about marriage is that, we can still dream and work together for our tomorrow. Yes, I would complain about the drawbacks of our organization, but it is because I really care about its future and the pursuit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Ten-year marriage is a Tin wedding, I hope that I can have the chance to celebrate Ivory, Crystal, Silver and even Gold weddi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company in these years!

上海海派書畫院院長董之一訪港

上海海派書畫院院長董之一於 2015 年 1 月訪港。董院長在耀華國際教育機構董事鄭重明及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主席黃富榮陪同下，分別參觀香港大公報報館及饒宗頤文化館，並與大公報社長姜在忠及饒宗頤文化館管委曾勵強太平紳士會面。

上海海派書畫院是由上海知名書畫家組成，包括許多頂級書畫藝術家（如錢慧安、吳昌碩、任百年、陸儼少、黃賓虹、鄭午昌、潘天壽、劉海粟、吳湖帆、謝稚柳等）的後人和學生，是上海東上海國際文化影視集團旗下的一個有規模的書畫院。畫院旨在研究、弘揚、繼承、發展百年海派書畫藝術，曾於烏克蘭、香港、澳門、新加坡、北京、上海、浙江安吉、超山、山西太原、蘇州等地展覽。

董院長是次訪港亦有與保華生活教育集團主席葉國華會面。是次探訪緣於由葉國華主席創辦的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計劃在今年中邀請上海海派書畫院來港舉辦書畫展。海派畫家在 20 世紀初就已蜚聲國際，但直到今天，香港大眾對海派書畫的了解甚少。其實，現今藝術發展走向中西合璧、雅俗共賞，而海派書畫就正正符合這些特點。因此，文聯會希望能透過是次展覽，讓香港大眾對海派書畫有更多了解，加深滬港兩地的文化藝術交流與融合。

是次展覽由保華生活教育集團及香港新昌營造集團贊助，除作公開展覽外，亦計劃在香港耀中中學藝術廊展示，並在耀中學校音樂廳舉行面對全港中學教師、學生的書畫講座和演示。展出期間，海派書畫院的專家亦將為香港字畫及文物收藏者舉辦若干次書畫文物鑒定專場。



Visit of Dong Zhi-yi, Director of Shanghai Hai P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stitute

Dong Zhi-yi, Director of Shanghai Hai Pai (Literally "Shanghai styl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stitute, visited Hong Kong in January 2015. During the trip, he met with Professor Paul Yip Kowk-yah, Chairman of B & P Group, Cheng Chung-ming, Director of YWEM, and Wong Fu-wing, Chairman of Hong Kong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Hong Kong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plans to invite Shanghai Hai P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stitute to hold an exhibition in Hong Kong this year. Hai Pai artists and their drawings have been well-known since the last century, but until today, people in Hong Kong still do not know much about them. Through this exhibition, they hope to raise the understanding of Hai Pai culture in Hong Kong.



圖：左至右分別是鄭重明先生、葉國華教授、董之一院長及黃富榮先生



出版人的話：

《民胞物與》是保華生活教育集團的學術及社會事務刊物。

保華生活教育集團由葉國華教授和陳保琮博士分別擔任集團主席和行政總裁。集團屬下包括多個非牟利的教育機構、保華基金會、智庫組織；商業營運則有酒店餐飲管理等業務。

本刊創辦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各地員工的溝通和向心力，同時向社會人士介紹集團的服務和事務。葉教授和陳博士以百年樹人為目標堅持教育事業，同時不忘回饋社會，故以古人張載的名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為本刊物命名。

Publisher's Note :

Minbaowuyu is an academic and social affairs newsletter of B & P Group, with Professor Paul Yip as its Chairman and Dr. Betty Chan as it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Under the Group, there are a number of non-profit making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 & P Foundation, think tanks,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s like hotel and catering management. This corporate publication has the objectives of enhanc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among staff members and introducing to the society the Group's services and businesses.

《民胞物與》典故

「民胞物與」，出自北宋哲學家張載《西銘》一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載的哲學思想把宇宙視為一個大家庭，故此天地萬物同出一轍，乾父坤母。人民百姓，如同胞手足，為之「民胞」；宇宙萬物，均與我同類，為之「物與」。

Minbaowuyu

Means "People are my brothers and all things are my kinds". The concept of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i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Zhang Zai's ecological ethics. Zhang Zai is a famous philosopher of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 of China.



保華生活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B & P Holdings Limited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一號勤達中心十六樓

Address : 16th Floor, Midas Plaza, No. 1 Tai Yau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3923 9800 傳真 Fax: (852) 2635 1607